

· 名家经典 ·

林丹环◎主编



悦读季系列名家经典·幸福篇·

★★★★★  
新语文  
课外读市

# 真正的幸福是什么

鲁迅 郭沫若 季羨林 易中天 毕淑敏

.....

中国书籍出版社

林丹环●主编

“真正的幸福是什么？”当地球上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安心地满怀希望生活的时候，那就可以说是真正的幸福了。



悦读季系列

# 真正的幸福是什么

名家经典 · 幸福篇 ·

中国书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真正的幸福是什么/ 林丹环主编. —北京: 中国书籍出版社,

2010. 9

(悦读季系列. 名家经典)

ISBN 978-7-5068-2173-5

I. ①真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世界 IV. ①I1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152506号

责任编辑/牛 超

责任印刷/孙马飞 张智勇

封面设计/青鸟意讯艺术设计

版式设计/青鸟意讯艺术设计

出版发行/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97号 (邮编: 100073)

电 话: (010) 52257142 (总编室) (010) 52257153 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: chinabp@vip. sina. com

经 销/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/北京华戈印务公司

开 本/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/12. 75

字 数/150千字

版 次/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/21. 80元
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你若要喜爱你自己的价值，你就得给世界创造价值。

——歌 德



真正的幸福是什么

## 目 录



萌 娘	你别忘了带钥匙/1
彭学明	庄稼地里的老母亲/6
张丽钧	浇花/14
季羨林	我那温馨的家/18
[日] 黑柳彻子	真正的幸福是什么/23
蒋子丹	当夏季再次来临/29
叶圣陶	做了父亲/33
朱自清	儿女（节选）/39
杨牧之	无法弥补的时候——给朋友的信/45
张贤亮	父子篇：理发洗澡/53
阿 成	父亲/58
贾平凹	人病（节选）/65
丰子恺	给我的孩子们/72
石评梅	母亲（节选）/78



冬天已经到来，春天还会远吗？

——雪 莱

- 肖复兴 ..... 忆母亲/85
- 张晓风 ..... 母亲的羽衣/90
- 席慕蓉 ..... 生日卡片/97
- 韩静霆 ..... 母亲是船也是岸/101
- 林 夕 ..... 母亲的存折/107
- 舒 乙 ..... 父子情/112
- 叶至诚 ..... 几件小事/119
- 汪曾祺 ..... 多年父子成兄弟/123
- 苏 童 ..... 父爱/129
- 迟子建 ..... 灯祭/132
- 毕淑敏 ..... 孩子，我为什么打你/139
- 吴淡如 ..... 不被期待的快乐/144
- 老 舍 ..... 我的母亲（节选）/148
- 蒋子龙 ..... 家有升学女/156
- [法]林恩·隆巴尔 ..... 童年往事/164
- [美]利奥·布斯卡利亚 ..... 妈妈的汤罐/169
- [黎巴嫩]纪伯伦 ..... 论友谊/175
- [英]培根 ..... 论友谊/178

人生应该如蜡烛一样，从顶燃到底，一直都是光明的。

——萧楚女



真正的幸福是什么

毕淑敏 .....	爱怕什么/185
史铁生 .....	秋天的怀念/190
冯骥才 .....	珍珠鸟/194



人生不是一种享乐，而是一桩十分沉重的工作。

——列夫·托尔斯泰



真正的幸福是什么

## 你别忘了带钥匙

萌 娘

人与人之间就像锁和钥匙，有的人一相逢，世界的大门就向你打开；有的人共事几十年，你不知道他是把什么锁；有的人追求了一生，却从不知道开锁的快乐；又有多少可以打开你心灵的人却和你擦肩而过。当命运给我们送来朋友和亲人，我们就该好好相爱。

我有些旧钥匙已经不用了。有的锁不知道丢在什么地方，有知道在什么地方的锁，却再也不会去开了。我用一根旧发带把它们穿在一起，有时找东西看见它们，许多日子就响了。

那把最大的钥匙是母亲用过的。它幽暗的光泽里隐现出那幢哥特式建筑，那满园子的树和红蜻蜓，我曾经在一篇小说里写过它们。现在我住的地方离那儿不远，有时从那儿路过，我就特别在意地朝我家



路是脚踏出来的，历史是人写出来的。人的每一步行动都在书写自己的历史。

——吉鸿昌

窗口看一看。一扇窗能给人的快慰，它都给过我，我想象我推开它的感觉，6岁并不遥远。那就是我最初望着四季的窗口，如今却亮着别人家的灯。

那把黄钥匙让我想起一扇门，它在另一座城市，我在那里生活过，钥匙就是那段生活的化石。它常提醒我：门，在远方。我怀念远方，我怀念门。

我提起那根旧发带，钥匙哗哗啦啦发出枯叶的叮咚声，现在正是深秋。人一辈子究竟有几片叶子值得保存呢？我总觉着钥匙和孤独是在一起的，你用钥匙是因为屋里没有开门的手。尤其在冬天的晚上，我最不愿意第一个回家。

我不大习惯带钥匙，小时候家里有外祖母，外祖母在家，屋子就亮了，暖了。饭是热的，水是温的，熟悉的月季花香拂面而来。不论什么时候回家，敲敲门，就听见了外祖母的声音：谁呀？那声音让你觉得你期待的，门里都有。外祖母就是家，就是锁和钥匙。

因为我的童年经验中没有钥匙，我就总是忘记带钥匙吗？我和阿四有了自己的家以后，还是常常忘记带钥匙。早晨，匆匆忙忙赶通勤车，走出家门很远了，又突然回来敲门。阿四开门，快一点，我忘了带钥匙。我常干这种事。可有些时候就彻底来不及了，走进教学楼一摸兜，天啊，没有钥匙。只好等到下班时在楼下给阿四打电话，这个时间他们报社里总是开编前会，特别忙，我想来想去还是拨个电话试试。喂，阿四，是我，你听我说……

你没带钥匙，是不是？



人只有献身于社会，才能找出那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。

——爱因斯坦



真正的幸福是什么

这就是我；阿四总是提醒我，别忘了带钥匙。喂，你的钥匙在茶盘上。你的钥匙在书架上。你的钥匙在钢琴上。那年冬天，我快临产了，但我仍然每天下楼去走走。有一天，在雾虹桥下坡我突然看见了阿四。他跨在单车上，一只脚蹬着道牙子，远远地望着我笑。

乖乖，我老远就看见你了。他说。

你在这里干什么？

你看上去像一只肥胖的企鹅，我就想告诉你这个。他又蹬起车来，他说他要去采访。没走多远他又回头叫我：喂！你带钥匙了吗？

日子就这么过去了。每天锁门、开门，当我拿着钥匙走向门，那句话就在手心里响了。我觉着，有时候一句话就是钥匙，它指向你身上的门。秋天，阿四出差去，走到门口，他想了想说，就是一件事，你别忘记带钥匙。

我想我不会忘了，就像我不会忘记这句话。现在，孩子把我撵成了大人，那些不带钥匙的日子，那些无忧无虑的天空一去不复返了。我有一种感觉，很奇怪，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，我很难做事、写东西。阿四一走，我就清醒了，平日里看不见的事，现在全看见了。我脑子里时时刻刻都会闪现出那句话，你别忘记带钥匙。

女人的早晨总是很忙，忙早餐、忙孩子、忙自己。一早晨我会无数遍地喊：儿子，快刷牙！儿子，快吃饭！儿子，快走了！再忙我也记着钥匙。

儿子，妈妈的口红呢？

这儿呢，妈妈。儿子举着一张画跑出来，他用口红涂了一张大草



为了生活中努力发挥自己的作用，热爱人生吧。

——罗丹

果，他的手上和新衣服上全是口红。天啊，马上就要迟到了，我不知道说什么好。春儿！我真想对他发火。

妈妈，儿子边穿鞋边说，你别忘记带钥匙。

这个早晨，我又多了个朋友。我和儿子手拉手走向街头。街上人很多。我忽然觉着人与人之间就像锁和钥匙，有的人一相逢，世界的大门就向你打开；有的人共事几十年，你不知道他是把什么锁；有的人追求了一生，却从不知道开锁的快乐；又有多少可以打开你心灵的人却和你擦肩而过。当命运给我们送来朋友和亲人，我们就该好好相爱。我捏捏儿子的小手，这是命运给我的礼物吗？感谢上帝！

妈妈，你在说什么？

没什么，乖乖。我抱起儿子上上了电车。



当一个人用工作去迎接光明，光明很快就会来照耀着他。

——冯学峰



真正的幸福是什么

## 作/者/简/介

萌娘，本名贺平，字兰月。哈尔滨人。现就职于作家出版社，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报告文学协会会员。



### [心香一瓣]

人总是这样，容易对身边的东西视而不见，直到失去了才知道曾经拥有的可贵。

“有时候一句话就是一把钥匙，它能指向你身上的门。”一句话可以解冻你心河的坚冰，一句话可以点燃你漆黑心室的灯，一句话可以改变你的一生。关键是你用心去倾听。

“人和人之间就像锁和钥匙……”，没有一把万能的钥匙可以打开世界上所有的锁，一把锁也不需要那么多的钥匙去开启。每个人的一生都会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，但值得我们珍重的却往往只是一些。

“当命运给我们送来朋友和亲人，我们就该好好相爱。”珍惜身边的人吧，生命中的美好只会与你邂逅一次。



过去属于死神，未来属于你自己。

——雪莱

## 庄稼地里的老母亲

彭学明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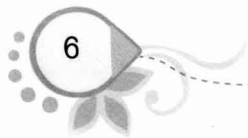
每年每年，母亲都站在春光的枝头，用犁头跟土地对话，用种子跟土地同眠，长出了庄稼，庄稼是绿色的，长出了绿色，绿色是希望的，长出了希望，希望是诱人的。

母亲，在以一种精神，喂养着她的儿女们。



母亲又在刨地了。从早到晚母亲总是这样在地里忙碌。地里的苞谷秆已窜起一人多高，嫩绿的叶片闪着油光交错摇曳，泥土和苞谷花的气息，从地里爆裂出来，淡淡的清香，直沁肺腑。一只肥黄的狗，几头雪白的羊，还有几十只灰红的蜻蜓，团结在母亲的周围，活活蹦蹦，荡漾着生命的气息。

五月，地里那些低贱的草本植物总是疯长起来，像日本鬼子，



世间的活动，缺点虽多，但仍是美好的。

——罗丹



真正的幸福是什么

“米西米西”地围攻庄稼。这是敌人，庄稼的敌人，母亲的敌人，母亲得手起刀落，将它们除掉。猫了腰，低了头，母亲手里的锄铲下“噗噗噗噗”地翻出一溜泥烟，本就稀落的杂草，纷纷倒出一条路来。清晨的风起了，把苞谷叶拱得飒飒挥动。一只阳雀高叫着，从地头蓦然飞起，美丽的颜色在空中格外耀眼。远山、近溪、太阳、村落、血红的霞光、淡白的炊烟、排队的牛群、唱歌的孩子、赶路的鸭子……都在母亲的视野里，显出一种温柔的情调。母亲在这样的境界里刨地，就像在我们的书本里刨诗，那躺在课本里被我们吃了又吃的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，仿佛不是唐代某位诗人所作，而是母亲所为。母亲，是站在庄稼地里最为朴素最为动人的诗人。

那年，农村实行责任田，田土到户，本来已跟我们住在城里的母亲，硬是不顾我们的阻拦，独自跑到乡下要了一亩田两亩地半坡荒山。那阵子，母亲高兴得一连几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，没日没夜在田地里转，一趟两趟，一天两天，竟转出一把一把的老泪。一双鞋印蹒跚着，像花朵，开在田边地角。母亲托人写信说：“我一辈子没得粪田粪土，现在有了，托邓小平的福。田在水井边，是肥田；地远了点，有很多沙和岩头，荒山其实不荒，有89棵杉树、28棵枫树、50棵莧树，还有一棵椿木树，这些都是为你们种的，是一份好家业，我要一把老骨头守着。”我们看了，不禁黯然神伤，谁要您守着呢？母亲！大半个世纪，好不容易把我们盘出头，见一天好，又跑到乡下去侍候土地，岂不是自讨苦吃？可母亲不依，说多了，她就会高一声低



辛勤的蜜蜂永没有时间悲哀。

——布莱克

一声地吼一些唠唠叨叨、七零八落的流水话，甚至大放悲声，让我们不打自退。母亲总是这样，一旦观点不符，发生争执，她就施出这套看家本领来征服我们。想起母亲一生为我们所遭受的苦难，我们只得委曲求全，由着她来。

母亲16岁时就到我们这个家族里来了。因了年少的美丽，母亲被一伙土匪从苗山抢去，做“压寨夫人”，而母亲趁土匪大摆宴席酩酊大醉时，只身逃到了几百里外的土家村落，嫁给了我父亲。母亲那时穿着朴素而光艳的苗服，银首饰亮闪闪，银项圈珠圆玉润，银耳坠小小的，风铃一般，悠悠晃荡，因此，当父亲一发现母亲时，就心花怒放得毫不犹豫地娶了她。父亲也是一样的出类拔萃，美貌过人，人们至今还传颂着12个女子同时爱上父亲而相互决斗的故事。在父亲去世后多年，母亲还常常在我们面前孩子般憧憬地怀念和夸耀父亲。而命运偏偏跟美丽开了个玩笑，结婚几年，父亲就死了，母亲从此几乎过上了沦为乞丐的生活。在一天短似一天的光景里，母亲的头发如纺出的棉线，越纺越长，而我们在母亲泪水与屈辱的喂养下一天天地长大。长成了花，花与别人一般香艳；长成了树，树与别人一般高壮。我们都成了有出息的儿女。

可是母亲，似乎生就的土命，她还没有好好地享受这种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，就回到了庄稼地里，培植、浇灌和延续对土地的感情。

站在庄稼地里，母亲像一只停落的瘦鸟，飞遍天涯海角后，又找到了这块赖以生存的土地。那种对土地的执著与热爱却愈来愈牢不可破、坚不可摧。正像母亲常说的“再贱的草也都有离不得的根！”

希望是厄运的忠实的姐妹。

——普希金



真正的幸福是什么

因此，在儿女们长大后，母亲唯一的夙愿，就是加倍地用汗水和生命喂养这块土地。每年每年，母亲都站在春光的枝头，用犁头跟土地对话，用种子跟土地同眠，长出了庄稼，庄稼是绿色的，长出了绿色，绿色是希望的，长出了希望，希望是诱人的。顶着夏日的辣热，母亲双手的茧子在田地里又修又剪，皮破了，茧老了，汗干了，手粗了，整个夏天秀发飞动，翠生生地漂亮起来了：绿的裙子，黄的地毯，辣椒、南瓜、茄子、稻谷、小米、葡萄，都像一张张剪纸贴满了田间地头，坡上垌上。秋日的阳光跟在母亲身后，啃着泥土，吃着青草，舔着庄稼。母亲，挽起裤脚，走进庄稼地里收割。庄稼，风起云涌，一派金黄的水浪。母亲是穿行水浪的一条鱼或船，所到之处，水浪一排排倒下，庄稼地里的庄稼活，是一种质地优良的民间工艺，母亲是这工艺的传人。





当你的希望一个个落空，你也要坚定，要沉着！

——朗费罗

现在，又是秋天了。秋天的田野，到处滚动着庄稼的清香。草薹完了，苞谷开始背个儿，稻子开始壮籽，一如儿女，所有的庄稼都正是吃饭长力气的时候。母亲的身影晃动一片片茫茫秋色。但是，今年秋天的阳光仿若毒蜂，锐利的蜂刺把庄稼与土地，全都螫得蔫兮兮的，大病一场。一连20多天了，不见风，不见雨，只见土地慢慢焦枯皴裂，庄稼慢慢失去绿意变得枯黄，人们的皮肤通红透黑，晒出了一层油、晒落了一层皮。母亲守在田边地头，整日整夜心急如焚。想挑井水，井水枯竭；想挑河水，河水在六七里以外的山脚。本很脆弱的母亲，抚着一棵棵庄稼，哭了起来。天！你怎么这样不可怜庄稼人





先相信你自己，然后别人才会相信你。

——屠格涅夫



真正的幸福是什么

呢？母亲买来个猪脑壳，又杀了一只鸡，摆上碗筷，用筛子端着来到地里，开始敬土地菩萨。她在地里的四个角落和中间各插上一支香，烧了，对南、对北、对东、对西，各各一跪一拜，念：“土地菩萨，你要显灵啦，我们好的让你吃，好的让你穿，你要保佑我们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啦！”可土地爷并没有立时显灵，天依然一天天旱下去，庄稼依然一天天萎下去，泥土干成了颗粒块，热风一吹，满天黄尘。母亲，我年迈七十的母亲，跟随乡民，成群结队地走向了通往山脚的路。

山脚。河水也干下去了，河床被火烧过一样，光溜溜的，全是大滩大滩的矾子岩，银灰色的青光灿烂眩目。河心的一线水潺潺地流着，母亲和乡亲们背着背桶，挑着水桶，提着提桶，在这里打水。山路九曲十转，又高又陡，母亲手里提着半桶水，如蚁爬行。手酸了，腿麻了，全身的汗水湿透了。可母亲依然走着，爬着，甚至挪着，把水从山脚一点一点提来，淋在庄稼上。蓝天下最为耀眼的，是母亲满头飞霜的白发。

雨，终于下了。像多年没有开闸的河堤，水一下子就满山满垆猛窜起来，母亲喃喃片刻，就立时戴了斗笠、披了蓑衣、拿了锄头，冲入雨中，开沟引水。风包围了她。雨包围了她。风雨卷起的声音与迷雾包围了她。而母亲依然在风雨中挺立着。一条浅浅的沟，载满黄泥水缓缓地流入了田野，浇灌着庄稼……

母亲彻底病倒了，一个多小时的暴雨，把母亲的骨头与血液都淋